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才望

故宋提刑汪公應元墓誌銘　程元鳳

公諱應元字尹卿曾祖友成祖大昕號養拙居士考言忠贈奉議郎妣吳氏贈安人公紹定辛夘領鄉薦冠書經明年登進士第調長沙户曹不由介紹以才見知臺郡薦剡交上時連帥忽視其屬莫敢與之可否事郡庾

出納異量歲嬴萬斛餉所㡯知索米如納數公獨請曰
耤令此米不歸餉而歸州且不可況民受害郡不蒙利
宜一用公量帥從之邦人至今蒙惠郡博士偶虛席暫
攝其事闡明理學士心恱服秩滿調北外酒庫京兆尹
大資趙公與籌亟稱其才羅致幕府裨贊惟多居無何
中法科除大理評事昭枉雪滯讞議精詳王公伯大謝
公方叔為憲部長貳咸器重之爭先薦舉改奉議郎守
廣德之建平謁郡白事首及蠲積逋定月觧寛期會持

論公平郡不以為忤既至邑刬除苛征疏剔滯訟兩造
在庭吏不得售欺邑土狹人稠僅僅自給有持准餉檄
强糴者力却之民賴以無飢在邑歲餘詔還舊班尋除
太府寺丞兼權刑部郎官四方具獄來上件目孔繁閱
實其辭纖悉靡遺遷太常丞兼職如故禮刑並領廷紳
榮之駸駸鄉用力以外庸自請轉朝奉郎知泉州兼提
舉福建舶事泉夙號富饒比年公私交匱下車訪求民
瘼以儉濟寬絕宴私屏例册與諸邑約郡不遣吏督縣

縣亦無得遣吏督鄉官若民俱便之滿歲善狀著聞陞
直中秘郡瀕海泄鹺之禁甚嚴有販獲者挾鄉要人書
求免不聽卒寘于法用是掇禍去官軍民戀戀不忍舍
公論随白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徜徉家林畧無榮進意
上念左馮地大物蕃犴獄堙鬱思得通經術明理法者
往司臬事遂以詳刑起家訓詞有曰爾志尚端介聯中
兩科位丞郎則裁謝明允秉麾節則民旅信愛與道偕
行不驚寵辱朕甚嘉之左欵去天伊邇起吉人觀刑之

中以乂民棐彛時方卧病感上殊知力疾就道入境領事務從簡儉逐吏取給行帑一毫不以累郡縣自衢婺至越親詰囚徒立為遣决先聲所至貪墨吏凛如立氷檄下郡縣簡而信囹圄或傒期常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格言也吾敢不勉察辭必審議罪必當夜以繼日孳孳既厥心宿疾頻作扶憊治事不輟竟以羸瘠不克支終于官舍寶祐丙辰七月五日享年五十娶羅氏封安人子幾先以禋祀補將仕郎女適進士鮑慶雲其甥也公

㓜而明敏勤於學問與人交不事邊幅至於居官臨事予奪一揆諸理無所回撓能奮起孤寒以職業自見入都丞郎出秉麾節籍甚然天不假之年未究厥藴人共惜之初家居暇日嘗遊覽郖西之頴源喜其山水明秀慨然有樂哉斯丘之歎既沒之二年幾先卜宅兆于兹以十一月庚申奉窀穸從治命也先期述其出處之概來謁銘予再與公同朝每語及侍邊所聞未嘗不相規以善期稱先志觀其所以自期者未艾也而遽止於斯

惜哉銘曰

秀而整兮玉清霜凛頴而悟兮令涵古茹擢兩科兮名揭羲娥登宦路兮靡疾其步遽摧輈兮永閟斯丘羌垂裕兮以蕃以庥

工部侍郎程公元岳傳　程子敬

先公諱元岳字逺甫歙縣槐塘人丞相文清公之從弟淳祐六年領胄薦七年入太學寶祐元年登别省五月廷對姚勉榜賜進士出身初授廸功郎真州司户叅軍

改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四年改差
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循陛從仕郎轉承直郎六年除
史館檢閱開慶元年改奉議郎除太學録繼除武學博
士景定元年率學館同僚上疏極言時事三叩閽遂出
國門有旨命留尋添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内勸農營
田公事二年改差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磨勘轉承
議郎發遣與化軍四年轉朝奉郎除宗學博士御筆有
云擁俊望以重來知直心之猶在除監察御史繼除右

正言兼侍講咸淳元年轉朝散郎御筆除殿中侍御史
二年轉朝請郎八月除權工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十月權
尚左郎官三年恩封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二月累
疏祈閒旨除職典郡同日陞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兼
管内勸農營田公事節制屯戍軍馬有旨疾速之任值
父憂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時咸淳戊辰五月甲戌也
距生嘉定戊寅十一月十二日自號山𢠸所著有山𢠸
集若干卷配汪氏贈淑人合葬二十四都煙村生三子

曰膺祖曰昭祖曰崇祖以丞相恩授承奉郎待銓江東漕運宋史度宗紀咸淳二年四月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道在修德後世怵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

宋故朝奉郎太府寺丞贈朝請大夫知慶元府陸公夢發墓表　方回

予友故太府寺丞陸公諱夢發字太初嘉定十五年壬午秋八月二十三日生德祐元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四日以國事捐軀享年五十有四是年冬十一月其内封

孺人劉氏與其孤文麟等以其柩歸明年夏四月葬於歙縣南鄉辰嶺之原後八年予訪文麟拜其母堂上知昔者之葬兵氛熾攘叙行銘德闕弗講乃為文以表諸墓上嗚呼予尚忍表予友哉始公以承節郎江東轉運司解送禮部別院奏名中寶祐四年丙辰進士丙科換廸功郎監泰州富安鹽場不赴監建康府大軍倉辟江東安撫司無為軍節制司並準備差遣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内艱服除辟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班改奉議

郎辟知溧陽縣終更辟淮東總領所主管文字未赴江東提刑司以縣逸囚按免二官公亦適値外艱服除堂授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監行在所榷務茶鹽事之二職者非材不畀瞬息即登朝入清要會孽貴敗國其狎黨御胗醫工蔡幼習竄廣州華亭縣之上海有富人亦蔡姓賂幼習名其户曰蔡御胗以避科徭例没入貲産朝命公往簿録偕行武臣永嘉蔡起莘第遥坐屋外諉公入室檢校逮出羣兇攢槊格官吏起莘走免而公與

賊戰遂沒于水事聞擒賊獄治下廣州斬㓜習除公朝
請大夫知慶元府若生前云者以小民殘殺奉使諱之
也文麟如海上號泣河濵久之乃得元身具棺斂士大
夫殉王事蹈鋒沉淵得委質之義夫何憾而蓄厚施薄
則君子痛之公先世本吴人遷開封府五世祖惇彦紹
聖進士官至武經大夫建炎間扈從南渡仕于金陵曾
祖榮再徙于徽州歙縣祖安國皆積善樂隱而憚仕父
師夔以公累官宣義郎宣義精瘍醫不伐能不責報是

生文人用大厥家公未冠試郡校率首諸生公為詩有
聞於深居馮公去非苦鍛酷錬遂探深汲忘飱廢寐不
愜意不止至為文謂初心馮公夢得嘗語之故一俗語
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令而泝之古窮剔
于百氏極於經至無可易而後止故詩之用意常幽遠
而文有樊宗師宋景文之遺凡公未脫選以前歷任皆
留金陵最為制使裕齋馬公光祖所知專為治牋牘張
祠部之於韓魏公李姑溪之於蘇定武學者謂公媲美

公湛思好謀然終不深而踈孝友于家謙和于鄰閭喜
狥友朋之急經術詞章可講讀文字官而治邑以吏能
自任審措綿密溧陽之政士民德之常欲卜居南徐已
而復歸于里締新宇以其舊畀其兄公母洪氏封安人
男五人長文麟孺人劉氏所出次文鳳皆將仕郎次文
彬文龍文虎女一人定姑未行孫男一人景星遺文曰
烏衣集圻南集又有別集公所自纂親題曰曉山零集
詩總七百餘首多與予賡和者他文未暇編次予少公

五歲公初廷對與予偕行後两舉始筮仕湖海桑梓出處過從悲酣歡遨瞩遇殊異慨念予平生知己者鮮感公疇曩慘愴哀傷嘗見公辛儉崛起人以為榮又見公患難淪謝時單事吏道不一試而抱九泉無窮之恨則夫人世之雄争强競而不自戢者曾不知他日為何如也

序故葉太守宗茂事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

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
為之序序曰宗茂葉廉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婺自
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
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
婺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蹂郡邑
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
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
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

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懼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輟或又摘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尋倒十倍其家産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宗茂而止於斯邪宗茂風神秀澈言笑娟好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為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

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為於世者往往以器畧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為謙退推讓以苟悦人視巳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巳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謷毀以此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田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年不亂

卒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斂華而實為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予游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予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絶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

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邪

李主事厚傳　　楊寧

李君厚字執中出唐諸王孫後因廣明之亂避地居祁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日以蕃遂姓其地君自幼性孝美姿容翛然孤特洪武中選補弟子員永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臨事決斷藉藉有聲時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君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

泣明日上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謫君安南掾君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上邪至則與文人騷客觴咏不悔安南人相謂曰金鐘大鏞混於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韻不同也三年上感悟其言復召為吏部主事人又相語曰金鐘大鏞列之東序矣未踰月復以言事不行乞歸以終先是君之赴召也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

讚曰

犯顏諫諍而不避難忠也不可則止而無怙禄之心義也李君於是有大臣之節矣一念之誠足以感君心而獲天理之報傳之以為世勸宜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狀

蘇大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為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十三世生靈洗仕梁

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壯廟食黄墩又十三世生汾為唐防驅使自黄墩遷郡之河西十三世生雷甫雷甫生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吳氏繼汪氏俱贈淑人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江氏及生母劉氏俱贈淑人公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為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曰此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輙成誦落筆表表超脱永樂甲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内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宗皇帝臨御三年大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授公陜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鉏削豪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命廵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蟻聚視民利病鋪大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院内舊有茘枝百樹門夫養猪雞鵝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命斧其樹夫畜遣歸官農贓貪土豪為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奏最授

文林郎甲寅秋以江西歲連祲民不得安命公往廵公至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出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嶄巖嶮巇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柵巖穴竪旗號偽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户都督等官焚刼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謂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為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

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鵃
民壯躬率抵賊境為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
從違利害之故以攜離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
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
待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進其勇自將擊之無
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擣其巢穴獲男婦二千
餘人既而堅兵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欲
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槩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

民一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謡曰程𢒰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提奏上降勅襃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時江西苦造紙鑄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免梔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蘇民困有十九人搶猫猪法司擬依强盜死罪公察知其冤曰此左氏所謂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釋而辨之及代縫掖之士暨田夫村稚屠販隷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棘寺印平反庶獄民稱無冤正統三年進階

中憲大夫薦邑士江彦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年乞假焚黄上閔其孝思賜寶楮路費既歸作壽藏于歙東之古城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賢參賛在廷大臣合議公在江西殄滅大盜知仁兼備足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廉貪訪博識士以咨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變大事驛聞邊備由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小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

曰陜西行都司涼州等衛城内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
債住艱苦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
官為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鋭氣二曰没官田土加添税
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没產土乞依
時價賣米上倉支用民免負累官無逋租三曰禦敵殄
冦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恩養臨時何以責效甘肅
涼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選另編隊
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衆遇有寇盗必収成效

四曰蘭縣過河抵甘肅城堡往年邊兵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各堡軍人不曾操練故寇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十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古人立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為盛其間有文學者或迂於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若不廣求恐未能得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皆切中時務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

書也雲南連年征討麓川邉儲不給無功命公往區畫餉道崎嶇負戴者難公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途董簿校羣衆樂趨糧芻克羨士無飢色民不告勞大功用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千緡陞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年上章乞歸調養上念其賢勞命光禄具饌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陛辭之日公卿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既歸湯藥之暇創别業于壽藏

前以居松竹萬挺石闌曲折池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酬酢之聲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窓几明淨圖書位置暇則幅巾藜杖與二三佳友嘯傲其間宛然神仙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環居五七里津渡四處舟梁缺乏營之不吝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趾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飢寒冬袯衣施貧死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關胡氏屋與之居又為其先師

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田寺于東山剳畀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置膳塋為經久計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天順二年七月七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其居有氷月軒自號氷月道人配畢氏有賢行先卒繼許氏蘇州人俱封淑人子男二長鏞畢出授新安衛世襲百户次鑑尚幼女二長惠適詹宗文次耐適項佐孫男三瑋珪珍孫女一壽全公嘗手編本支族譜及集録天朝褒封三代勅誥并諸名公卿贈

送詩文為流芳集監察御史宗人璥次為十卷壽梓以傳其自著雜文及居官政典總若干卷悉藏于家公氣宇俊逸襟度豪豁外若城府内則坦夷户廷之間不聞急步疾呼待人接物藹然春風和氣其致君之志孜孜焉不少怠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故在朝則能振肅紀綱出廵則能興利除害茂績竒功顯著天下誠樸之忠沃在帝念恵足以振鄉邦徳足以昌後世至於拒疑獨斷智也臨難不避勇也辨釋無辜仁也急流勇退明

哲也有一於此尚爲君子所敬慕矧備體乎余爲公郡
人屢登公別業命訂其家譜知家世爲詳又嘗得公故
吏言公歷官行治之實竊謂於古名臣無愧也不敢默
用書其槩爲狀惟當世碩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
焉晚生休陽蘇景元狀

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吳公寧墓誌銘

商　輅

兵部右侍郎新安吳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餘年成

化壬寅十一月十日考終正寢距生洪武己卯三月七日壽八十四事聞上特遣官諭祭命工部造塋域恩典隆甚諸孤綱等懼潛德未白屬其甥南京户部員外郎汪正述事狀造予淳安山中泣拜請銘刻石墓隧用圖弗朽其考可嘉已按狀公姓吴氏諱寧永清其字系出吴泰伯後唐時有諱少微者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實新安人公遠祖也少微後曰開先遷居歙之澄潭至宋曰大用復遷莘墟大用子永年融州司户司户子靖嘉定

壬午省元數傳至雷應無子以從子明善嗣公大父也明善無子以公父仕仁嗣仕仁甫倜儻弗羈行義為鄉邑所重配許氏門女有淑行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資穎敏自幼立志遠大言動老成異於凡子年十一有司選補郡庠生祖父欲辭避公曰卿相胥此出曷避為祖父壯其志從之公自是盡心問學經書子史靡不涉獵晝夜淬勵期底于成無何祖父繼殞公執喪盡禮服除以春秋領永樂庚子鄉薦乙巳許安人亦逝公懼弗得吉

地以襄大事哀傷不已忽夢有人指其處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為孝感所致宣德庚戌中進士前列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公廉勤有為聲稱藉甚正統戊午陜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上命公馳驛轉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公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詔許可大者月給糧四斗小半之遂以為例是

歲考績援例贈父仕仁甫承徳郎兵部主事母許氏安人乙丑遷職方郎中丁夘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徃楚府封通山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餽送悉卻不受濵行諸親藩相率賦詩以送之歸未幾公以衛喇特額森勢漸猖獗不可不預為之備言於尚書鄺公以湖廣南畿征進麓川凱旋官軍撥充儹運以江東河南江北直隸漕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於調遣鄺是其言行之戊辰長沙尤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勦勑公徃南京會同

守備豐城侯李賢等簡閱軍士付聚統領公至清出私
占之數居多人心稱快己巳北兵犯順英廟親師六師
討之鄺以公老成練達留治部事公乃招募報効人王
敬等五千餘名分撥留守五衛帶管操守仍督山東河
南等處官軍至京授以器械併力禦賊已而土木失利
公慮敵人必犯我畿甸急陳備邊十事奏留山東下班
都指揮衛頴等乞遣廷臣分行江北地方起取民壯及
令江南漕運未回官軍留守京城并河南等處實操官

軍舍餘與守海官軍悉赴京操備八月三十日陞公本部右侍郎復以前郎中勞給誥進贈仕仁甫為職方郎中許為宜人九月敵入寇大同邊報甚急景皇帝命于尚書總督諸軍禦之公獨掌部事十月敵入紫荊關布列郊外上命公出都城與總兵議殺敵方畧公請德勝門外營會議而還至門弗啟敵騎充斥從者各驚散郭外居民潰入城者塞路公立霪雨中移時衣盡濕賊退乃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遏總戎欲請

詔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則人心愈驚疑莫若以官
軍勝賊本末移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奏行
之賊既遠遁京畿奠安而公以勞傷成疾明年景泰改
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懇疏陳情乞歸田里優詔許之
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客足跡不入城府建祠堂以奉
祖考課耕桑以供税賦訓子孫以圖報稱客至壺觴盡
情或吟咏以為樂待族姻故舊恩義兼至與鄉人處漠
然無官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之人靡不敬而愛之

卒之日遠近赴弔門不能容元配汪氏累贈宜人次周氏呂氏丈夫子五人長綱汪出次縉次紳呂出紳以春秋領丙子應天府鄉薦授都昌尹陞沂州知州次紋次綺周出紋以春秋領辛卯順天府鄉薦女一汪出適士人汪惠生子即員外郎正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南京戶部主事貤封父如其官母為安人公慶澤所及也孫男十二滸瀚汶浪滄源澍潤灝潭潛淵瀚綱之子亦以春秋領丁酉應天鄉薦皆俟次進士餘各有志向學孫

女十嫁聘皆鉅族曾孫男四椿楫楷槐女三俱幼綱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葬十四都龍擺溪之陽從先塋也於乎公耿介士也與人交開心見誠是非之際直言無隱初不以勢利有無為趨舍所著詩文亦典則雄渾類其為人子忝同朝相知為深因節畧事狀序而銘之銘曰

歙之山川既秀且清挺生異材為時賢英制科高步郎署蜚聲遷佐司馬位隆亞卿衛喇特搆禍都人震驚兵威

既振狐兎遁形力賛廟謨坐閱昇平功成身退名重朝
廷肖子哲孫蟄蟄繩繩詩書克紹宦業相承慶澤之盛
德善之徵何以考之視此刻銘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吏治

宋循吏程殿撰師孟傳　　宋史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按程氏譜忠壯公十二世孫諒諒四世孫端始遷吳門端曾孫立信即師孟父也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于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

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黄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䦨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

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遽欲生事邪惟輔
愧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久不獲
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
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儂寇所毀他
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
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
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
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

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剿絶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為生立祠

王提刑汝舟傳

羅願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纔冠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詞色知舒城縣熈寧中歲洊饑推行荒政甚悉所全活不可勝計後知南劒州時沙縣獲强盜十三人已殺其魁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其贓之狀三日而决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以惠利為本摧伏豪强貧弱得職

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傳律爲詞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義曉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爲京東轉運判官奏對言厚風俗莫先於教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學校教授當限年華少年新進及本貫人爲之又吏貪暴者殆出於天資今雖以此抵罪纔朞即叙願永不令爲親民之官又言人户典賣推割不即併歸一户官司失察遂爲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税積欠者多臣嘗三爲縣令每因造二税簿即比對五等丁税儻户眼有多寡不

同者以所剩户數令人户自首并令鄉書手照對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願詔監司檢察若簿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裁監司涉私者以違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彦由北京入相汝舟欲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彦至中書為言執政皆以為下遷不可忠彦曰王某以退為進也朝旨降樣市北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匹知州趙稹止市

千匹至天聖中仁宗因稹奏對奬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東准省符市錦未幾移河北又拋買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珠如不可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疏奏即日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産深冀邢趙洺霸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往州縣召保給據往買有往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而諸場停積不售願只令就場召保又觧池經水患未復請榷以河北見積大小鹽

通入陜西賣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刑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閒居閱六歲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内行修事祖父母孝繼祖母胡氏没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在南劔表言諸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制事下禮官議詔特聽之因著為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後簿書雖擾擾力窮文史尚桓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就晚號雲溪翁有集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胡金部　仮傳　　　　羅　願

胡金部仮字彦思婺源人父紹幼力學嘉祐中林希為州考試官紹首薦禮部尚書品天下魁文以紹為第一晚為剡主簿州遣官分校諸縣旱七縣訴所檢不實獨紹所檢山陰無訴者守因盡委復視之新昌尤多大族而紹所蠲例下户後分檢七人者皆衛替紹益知名仮紹聖中與弟仲同登第累歷中外政和四年通判深州廨有菜圃千六百餘畦歲得錢踰二百萬仮以圃送公

使庫時州縣官頗營圃規利河北副將令禁卒賣菜虛
價錢者五十六人北平軍稻田務官以菜錢決責兵士
致斷腕會監糴使者泥積中以伋事聞詔獎之曰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不茍得以思義公儀休身相魯國怒拔
園葵孔奮為姑臧長不欲自潤舊史載之以為美談汝
久踐郎省出倅方州遵條詔之嚴挺潔廉之操能却園
利悉歸有司庶幾古人可勵流俗覆實來上朕用汝嘉
於是鞫二人者召伋赴朝終金部郎中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事汪君愷墓誌銘

汪藻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黄墩徙婺源者以貲雄饒歙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震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禄少卿曾祖諱宗顔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轂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考諱槩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

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
太中大夫君諱愷字伯疆少竒頴渾厚甫冠為有司所
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觧褐調常州晉
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
免授岳州錄事叅軍丁太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
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
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闋改
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

官未幾又改知撫州朞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闕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闕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涖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鬭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户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斗

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迕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關吏所録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北師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

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閭王燮
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
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
初不知未一月盜宫儀焚處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
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隣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
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
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
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

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於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甞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於忠厚云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給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

太中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私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洎太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錐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於長幼親疏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閒

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
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
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
曰堯舉右廸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
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
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
傅墓南三里藻雖於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
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祉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蒞民思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致仕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光禄大夫程公邁家傳

程森

公諱邁字進道程氏世為新安望族皆祖晉新安太守

元譚梁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其先自歙黄墩遷開化北原又自北原遷黟南山曽祖諱懿妣洪氏祖諱適妣汪氏考諱宗顔以公貴贈正議大夫妣胡氏贈太碩人公頴悟絶倫元符三年登進士乙科解褐補將仕郎杭州仁和縣尉任滿遷知衢州西安縣政彊明競渡者持杖而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公公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税之倚閣

逃絶者公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零逃絶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閲案釋其三無異議調知楚之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勅見其名召與語曰往在太學見君今為縣有美政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返里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公閲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公曰爾所齎劵乃慶歴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産訟者歎以為神曰早二十年

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為息歲
飢發常平賑濟俄移南京提舉先是陳彥文守豫倚勢
暴恣公繩以法俄而彥文入為户部侍郎刻其在江西
日發廪踰數坐罷尋差知道州召為户部員外郎除提
舉措置河北糴便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忤中
使宣諭李彥中山帥迎彥意劾之褫職罷任知信州未
上丁内艱高宗即位召除左司員外郎俄遷太府卿兼
郊祀大禮提點一行事務時廵幸伊始未能悉遵舊典

公討論斟酌務省十六七因編進命付史館禮成遷起居郎會建賊葉儂久不下詔能臣撫綏除直龍圖閣福建路轉運使召為太常卿改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吏部侍郎時叛兵楊勍窺福唐公選軍募民以戰艦守水口勍乃趨漳泉命兵尾之遂走之廣南葉儂既敗范汝為復嘯聚委公措置招撫統制李捧為所敗公遣約降有日謝向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為功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公

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汝為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劒界移制置使兵入屯田汝為由是不敢復窺興化漳泉公又度大將辛企宗謝向等終不能平賊寇請王師航海不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向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出賊不虞王師至不日平賞不及民乃請録死士後給身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胔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舶米五萬以寛民賦且乞量

留大軍以彈壓殘黨得三千人後松溪及汀漳有冦賴以平自是甌閩八州寧謐畊桑復業紹興二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黠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猾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温州之政光絶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服闋提舉江州太平觀俄召赴行在力辭差知信州信民嚚訟吏巧於法公得姦痛治境内慴服訟訴為衰明年郡既潦復旱蝱食稼累禱輒應蝱抱稼以死歲大稔邦人作感應記會議復發運司以公充使公以為

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太重權太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畜積則利源太狹責效太速今又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不廣而倉船稍脚之費皆未有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本陛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内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天

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於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皷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户税雖總之發運但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而所費糴本幾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

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
價又增什四五則糴買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
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軍興後為一新官府陶瓦貸
民因與修學校鄱陽歲饑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
士知饒州條畫寬恤三十許事揭于城門人情大悅乃
奏乞蠲舟車征算增米價以來遠商寬征商諸敝使不
得為梗未幾米暴集閱數至六十餘萬斛價為之損半
民食大足而羨餘及於徽信二州閱歲徙温州至適火

後為營官舍千區開河渠望樓結火保吏為新學多士
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
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百餘人以使臣廩羈縻
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
朞年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五年正月廿九日終于
家享年七十有八遺表聞進四官累秩左中大夫爵文
安縣開國子葬本縣後岡所著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
啓三十卷詩二百篇公與汪龍溪藻同時汪掌詞翰以文雅稱公累更麾節以勞績著髙

廟深器之御屏有云文章汪藻政事程邁莊節所述四朝遺老傳見之

配同邑胡氏封碩人贈咸寧郡夫人子三人長延年奉議郎通判洪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次永年承奉郎福州制置司主官機宜文字次修年承議郎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孫六人長莘老承議郎撫州録事叅軍次渭老朝散大夫知靖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次傳老文林郎次漢老大老彭老五世孫宣教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公事借緋森謹述

羅郢州墓誌

羅願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曾祖諱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汝楫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郢州紹熙二年正月二十

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
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娶宋氏封安
人子阜臣蚤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次未行孫標
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邁身長七尺眉目聳異自少
負志氣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過庭時每出
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晚節讀書著述如課
程倦極徙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甚若他人好好色
嗜甘毳然居喪終制寢苫室絕葷茹素縞禮性不諂使阿

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為其在荆州帥葉公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為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屢爭事今兵部侍郎耿公秉為郡每言為僚率雷同相取下助我特羅君守郢登對其一乞申勅四

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漢武宣璽書責厲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為聳動之具以勸事功其三擇縣劇易以選能吏上問京口軍民情條對甚悉到郡為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董小大有妹為張復禮所姦因欲娶之不可則醉酒撾其父母小大與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不謂然使再勘公言復禮姦人女至辱其親小大邂逅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悍卒吳順在娼舍踢死民陳舍

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者僧單獨或請執狀以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順成其獄部使者怒以為前後輕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為覆護橫甚後取旨竟絞郢蓋馬綱道所自出食穀舊責之都保至是郡悉自任凡免役科擾十一事兄歷官可紀甚多而弗自言其梗槩若此兄始為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為詩文至蔵槀數十筆力高古特出奇詭跌宕識者以為有西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户之痛云

弟朝散郎新權通判蘄州事賜緋俯謹誌

宋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

袋黄公何行狀　　　　汪　泳

曾祖宗議　　妣程氏

祖中理　　妣吳氏

父傑贈奉直大夫　　妣吳氏贈太恭人

徽州府休寧縣千秋鄉永慶里黄何字景蕭年

七十四歲

黄氏世緒髙華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强仕卒公生僅三月祖竒公謂當亢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吳公使與二子俯儆游二吳為鄉先生聚徒甚重昆仲馳名聲太學時人有云眉山三蘇江東二吳者是也已而復從文簡程公大昌游所得益超諳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

吉州泰和主簿而歸喜動慈顔里黨羡艷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艱再調饒州鄱陽簿公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干丞核其罪丞以無罪報使者怒復委公公督之實無罪也併丞直之使者愈怒斥公府廷謂當與尉並核公不為動俄使者罷乃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毫髮不屈類如此既滿郡守王公師愈留為掾

凡數月公辭而歸闕陞用三表公登獨五階從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不肅有宗姓為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踰規矩屏去不恕職掌無大小陞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至者皆不納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冶當孔道凋敝殊甚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朞年公私浸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此芻粟不備凡部送者縶馬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

耕佃顓一司掌之以備馬綱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壊至今頼之土産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麇至其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輙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縣而容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趍生避死其徒未信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匹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見公單

騎小艇從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率
俱去公復取屋廬柵寨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
一鏃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為不然必
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
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為資
壓封講席公為具緡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
翁先生游者為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專為科舉
計縣事之暇公復橫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

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偕郡計者浸多學宮驟毁徧爲葺
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
求齊公慶冑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爼豆冠冕煥然
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僉
幙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祲饉死相屬公
佐其長修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羣集一所則紛然淆亂
乃家至戶到不避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披之不爲
虚文時樞密何公澹帥四明知公實勞且遇公素厚言

之朝減磨勘擢提榷務務弊如毛隨事剔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顓利由是歲增四十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納之地公究心其職剗革姦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有積金前後稱校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公權衡精密有增無虧吏戟手旁視大懼不免廟堂以為能樞密何公尤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篇惓惓懇惻欲廣聖德結人心嚴郡守責

實之政重縣令之權上嘉之求外任時丞相謝公深甫與公同年進士再三諭公盍少留俟遷在朝夕公請益力分括蒼處州左符括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者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壅植稗良則不啻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逮會悉書于歷囊以往來不遣一吏至縣旁有貪沓撓政者事無巨細必私情據理從違多不滿欲乃旁午遣人造說百端侍御史陸公峻詒公書曰是譊譊者豈足恤顧益推所

學以惠凋郡若因浮言輙爾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廢矣公不遣一書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當祠去者公笑曰朝廷黜陟豈容預知邪已而命下在月餘之後乃前譊譊者自倡先是郡計赤立凡前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又有以宗姓祠禄來請者實已溢額公遲之浸不悅遂與譊譊者醖釀至此公歸纔數月清議益白復畀岳陽凡所施行悉如括蒼為政無幾聲誦翕然具見於士民仁明十事之稱如岳

太守入境之初義勇凡七千餘人例逆于境公恐其落事亟散遣之州受牒例五鼓投箱職官檢沓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不少公以夘時開譙門縱其投箱檢沓批朱一切不用且揭榜以郡土瘠民貧官賦官征悉自斟酌蠲減倍常訟不能決者盡索故牘反覆詳視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巴陵之人方恃公以為父母乃有游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譊譊為姻黨者復有予祠之命公笑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

也即日東歸父老遮車號泣載路歸途過武昌計使總卿見公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此借留意甚懇切足見得民心如此令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省松楸會故老仲姊年八十事之如母里有堨曰清陂溉田千餘畝堨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亦可以利民也乃捐資率衆築之是春旱種不入土而堨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倍入人歡戴之又為選主者授之經理于今數年昔時磽确皆為沃壤里

社欲祠公焉居山間再閱歲山深地濕公平時無疾苦至是感肺虛之疾家以醫藥不便為請乃買舟復下嚴瀨又數月浸苦脾虛遂終于正寢階為朝議大夫爵為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礽之孫承議傑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長煥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材之無一日不兼他領闕陞修職郎秩謝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簀次閌廸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學有敏材皆能大其緒

次全次興早卒一女適迪功郎新寧國府旌德簿史渭孫男一人華將乞公遺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恭人疾祁寒不解帶念幼孤為天地間孽子終身以為痛謂太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年勞一階少答冥冥未遂而終奉兄姊寀篤舉先人訾産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歿復經紀其孤伯姊歸承務郎程公文夷有子珌方髫齓公識其非凡兒期望闊遠已而挈以自隨愛之不異已子卒使有立於時仕所至不苟皆公之教也有舅之

子老而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
其孫考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峰之原期以嘉定
三年十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
即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浩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為
宗如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
乃作鹹鹹温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
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
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為後進宗師以此

其文則韻平而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足半歲既歿其孤粥産以畢葬祭里評益仰其清云泳與公同里且同朝知公久且深誼不得辭故備書爵里歷官行治以俟秉筆者嘉定二年二月日朝請大夫新知處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汪泳狀

宋汪侍郎綱本傳　　宋史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

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户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强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塲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

以用世澤物邪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蜑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坌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廪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為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

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糴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為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抉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顧假常平錢為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司文字未赴罹内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有衛王之事宣宗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

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陞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濵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斥鹵

守毛澤民置石⿰石達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為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餫當至京者貯之京口

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歷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令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

不為戰鬬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専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隷御前軍額分擘劵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休養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置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産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

畎澮堙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使民有餘蓄鼂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淮東煑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之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扶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為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為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饟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閒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

處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譋讕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覬賞躐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宫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為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勩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曁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漑之利甚慱埶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閒漂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畆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竒援巧請一切峻却而湖田

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
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义手教
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寛整堅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召為
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
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
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
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

殿以修奉攢宫之資偽增焉綱謂貿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宥敞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狥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曁為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擢户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户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

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歴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鋭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平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四